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编　委　张中行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散文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笔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文卷　王乾荣

诗歌卷　宗仁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八周年版

《2005 中国最佳散文》
《2005 中国最佳随笔》
《2005 中国最佳诗歌》
《2005 中国最佳杂文》
《2005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2005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本丛书编委会从五大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广选、精编、集评。

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原创作品。为读者提供极具研究与保留价值、蕴含文学精髓的优选本，卷首序言更见功力。

自 1998 年至现在八年最佳选本的发布，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极具特色的民间选本。

本丛书将继续坚持“民间立场、民间态度、民间选本”的编辑宗旨，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

© 宗仁发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中国最佳诗歌 / 宗仁发选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1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 王蒙主编）
ISBN 7-205-06004-4

Ⅰ. 2...　Ⅱ.宗...　Ⅲ.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Ⅳ.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889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印　　刷：沈阳市新天龙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46mm × 208mm
印　　张：17 $\frac{3}{4}$
字　　数：400 千字
印　　数：1~7，000
出版时间：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陶　然
封面设计：曹小冬
责任校对：安丽君

定　　价：28.00 元

销售热线：024-23284324
23284300

宗仁发

新世纪诗歌的疑与惑

“旧世纪就睡在我们隔壁”

历经了数十个百年，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慨叹并没有什么改变。也许是这种由于对时间的无法把握造成的恐惧，导致人类总是企图通过对新的追逐来抗拒生命的短暂。哪怕已知这样做徒劳无益，可过程中的诸多快感足以构成无穷的魅力。把艺术作品视为人类避难所的加缪认为“它并不是要为精神痛苦提供一种出路，相反它本身就是在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发生反响的信号之一”（《西西弗的神话》第 91 页，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回顾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冠有新字号的种种命名令人眼花缭乱，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始终不能摆脱与时间和空间的简单对应关系，不是新什么（新诗、新时期文学、新写实、新状态、新历史主义），就是前什么（前卫文学、先锋文学），甚至无奈到将新字相叠组成“新新人类”的提法，连“后”字也成为新字的替代品，如“后蒙眬诗”、“后先锋”之类。包括《今天》、《明天》这种民间刊物的名称和“70 年代”、“80 年代”的指称，都明显是从时间角度出发的。尽管人们对此充满质疑，但这个怪物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它一定会一路新下去的，而且不可阻挡。在大家唯新是崇向前狂奔的路途上，一位年轻诗人好在还没有忘记提醒我们，他说“地球依旧在自

转和公转，太阳依旧东升西落……不同的，仅仅是日期的变更，光阴的流逝。我感觉，旧世纪就睡在我们隔壁（肖铁《世纪随感》《今朝》2004年第3期）。当然，保持对任何概念陷入绝对化的某种警惕，并不意味着是要否定它的有限存在及其合理的认识价值，而恰恰是有效防止尴尬的必备心理。

跨进新世纪的门槛五年来，观察诗歌发展的状况，我想有必要先找寻一下它的起点。上个世纪末发生在盘峰诗会上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争论，今天看来，它自然成为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进程中横亘在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事件。谢有顺在描述盘峰之争时说：“尽管这场争论由《1998中国新诗年鉴》一书所引发，但争论的意义却由诗歌本身所完成。是缘于对诗歌独立品质的捍卫，对诗歌自由精神的吁求，诗界才有这一次观念上的解放和决裂。我把它称之为必要的分野。让诗与非诗分开，让真实与谎言分开，让创造与模仿分开，让借鉴西方与唯西方大师是从分开，让有尊严的写作与知识崇拜分开，让有活力的言说与对存在的缄默分开，让朴素的词语与不知所云分开，让心灵的在场与故作高深的‘复杂诗艺’分开，让敏感的人与僵化的知识分子分开。数十年来，诗坛每一次必要的分野，都为诗歌带来新的崛起和辉煌，相信这次也不例外。时间正在悄悄证明这一点（《1999中国新诗年鉴》序，广州出版社）。”在这番多少有些咄咄逼人的排比之后，他又宽容地认为：指出谁是争论的胜利者毫无意义，只要争论引致了双方重新思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目的便已达到。时过境迁之后，大家更容易撇开那些争论中的过激和偏颇，而看到这场波及诗坛的争论，既是上个世纪的引起掌声的谢幕，也给新世纪诗歌注入了无法廓清的活力。

在群体性的对峙、碰撞之外，也有一些个案十分耐人寻味。我在《2003中国最佳诗歌》的序言中曾经提到于坚写《长安行》时所发生的变化，即使围绕这组诗的创作也发生了一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争论，但这场争论仔细看来更像是恰到好处的陪衬，这场戏的主角自己怎么演丝毫不会受到外界干扰。或者说于坚已经蓄谋已久，早在写长诗《飞行》时他就认真地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一次整合，形成了传统和现代的巧妙对接。到了《长安行》，他则完成了凤凰涅槃。这组诗的写作令他“再次体验到作为‘青年诗人’的那种激动”(《作家》2002年第10期)，也使他如释重负地说：“我终于把‘先锋’这顶欧洲礼帽从我头上甩掉了。我再次像三十年前那样，一个人，一意孤行。不同的是，那时候我是某个先锋派向日葵上的一粒瓜籽。如今，我只是一个汉语诗人而已，汉语的一个叫做于坚的容器”(《作家》2002年第10期)。这里让人不能不注意到诗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强调，而且这种强调中充满了自信和骄傲。它明显地标示出诗歌走向坐标的重新勾画，从对西方的顶礼膜拜导致的身体的倾斜渐渐恢复了站姿。可以说诗歌走到世纪之交，经历了北岛那一代蒙　诗人的思想和人性的启蒙，又经历了蒙　诗之后的山头林立、流派纷呈式的断裂和叛逆，今天的诗人其心态最为健康、冷静、平和，也更加具有包容性。大凡优秀的诗人其主要的目光都放在了诗歌本体建构上，对无聊、琐碎、嘈杂具备了过滤能力。无疑，这些都是世纪末“清场”带来的迹象。

大融合景观的忧虑

几年前，在描述本世纪初诗歌创作环境时，我注意到了诗歌领域里的大融合景观。“朝野之间的楚河汉界已一片模糊，网络和纸介互送秋波，……从民间诗刊和网刊逐渐在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上占据越来越大比重的现象中，不难判断沿袭了几个年代的所谓‘地下’和‘地上’对立和隔绝的两个诗坛，至少在一部分层面上‘统一’了起来”(《2002中国最佳诗歌》)。近两年这种景观还在延伸和拓展，不光是诗歌刊物形成了大一

统局面，连一些综合性刊物的诗歌版面也被民间流派包揽，如《上海文学》、《红豆》等。民间诗刊大多借助与出版社的合作堂而皇之地公开出版。不排除官方出版机构仍守着一些底线，而所谓的民间对此也心照不宣。在诗歌流派的各个山头之间，也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什么壁垒森严。很难说清这种景观的内里究竟都潜藏着些哪些不为人知的因素，是不是包含着市场和经济的驱动，包含着个人功利心的驱使，还是时间化解了一切屏障。总之，离一团和气越来越近了。看上去这样一种景观总比相互排斥、挤压好得多，但也不十分像良性互动，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减少人为的摩擦而增大的传播成本，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诗歌生态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的危机来临。

这让我想起一位诗人说过，不团结就是力量。在谈到一个省区的诗歌状况时，我曾用“一盘散沙”来评论它，“它们团而不结，合而不同，以接近标识距离，以摩擦证明沟通”(《绿风》2003年第6期)。放大一下这个态度，也似乎可以。为了维护某种流派的主张，保持诗人的个性，相对的距离可能是安全的。如此谈论这个问题，还牵涉到对秩序应怎样理解，那种统而不死、放而不乱的情形不太会是常态。极而言之，如果能够放弃脆弱的人类习惯，就会在所谓的乱象中看到自然和另一种和谐。正如一位评论家在研究表现主义时所说，“表现主义‘是从人类关系日益混乱中生长、哺育出来的；战争在人们日常思想中引起的巨大混乱为这种新艺术的出现创造了一切有机的先决条件’”(理查德·谢帕德《德语表现主义诗歌》、《现代主义》第361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第2版)。若干年来，由于运动一词在中国负载的特定政治内涵，人人都不陌生的历史记忆常常会影响到对发生在艺术领域的运动也过于敏感甚至反感，而实际上中外文学史中每一次大的变革几乎无不与文学运动相关。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元白倡导的

乐府诗、韩柳领衔的古文运动；美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旧金山由艾伦·金斯堡挑头的敲打运动。有人认为“运动的原则是现代主义的实质性要素，是它的凝聚力和演变的基本成分”(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运动、期刊和宣言：对自然主义的继承》，《现代主义》第168页，其他同上)。在他们看来意象主义的诞生便是由文坛党派的策略大师庞德在1912年纵观伦敦局势时，认定那里需要运动而和几个朋友在一家餐馆策划的。针对大诗人会不会被运动所拖累，成为运动的副产品，他们的分析更有趣，他们认为大诗人大多并不与运动结盟，而只是在运动的氛围里写作，至于运动的本身工作是由次要人物来完成的。由此说来诗歌创作的外在环境的活跃还是离不开种种有益的艺术运动的。

刚刚看到诗人严力的一篇题为《随想新世（诗）纪》的文章，他的观点与此相近，他认为“时代需要的诗性行为比诗更迫切，每一个诗人不是要产生更多的诗而是诗的行为，把诗变成行为本来就是写诗的最终目的。……总之，要动起来：运动起来活动起来人数上增加起来”(《赶路诗刊》2005年第1期)。其实严力近几年的诗写得很不错，他在不断地突破、超越，或许一个有成就的诗人的倡导会更有说服力。

与新资源轻触微温

有了各种各样的参照指数，并不等于就能够拉动诗人的创作，无论是重复自己还是重复别人，对诗人说来都是难以忍受的。对新的增长点的期盼就必然要着眼于发现新的写作资源。

〔地理〕这个词近期已经高频率地出现，当诗人们一番外围的搜寻之后，疲惫不堪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是灯下黑啊！周遭熟悉的一切重新打量，大有诗意存焉。诗人们的傲气不知不觉会遮蔽他们向其他文体借鉴的目光，就是诗人们自己用来

写散文的资源，好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也没意识到完全是可以入诗的。多少年了，于坚就写过《云南冬天的树林》，刘亮程就写过《一个人的村庄》。往稍远点追溯，上个世纪末《作家》就开设了“作家地理”栏目，意在为一种具有地理文化指向的新散文提供一个平台，当时所中意的作品是和以往的寄情山水的游记体散文明显有区别的，是希望找到那种与地理相关的有丰富蕴涵和深度挖掘的大散文。像王小妮的《陕黔记》、于坚的《癸未三峡记》都属于与之相吻合的好作品。

诗人们对地理的新发现不是仅仅拘泥于故乡，尽管这种发现并不排除故乡。诗评家耿占春把那种写故乡的这类作品称之为是对传记经验环境的书写，在肯定这类书写的意义时，他认为“如今，我们生活的地方日益变得无地方性，相同的技术元素和社会元素进入了生活空间，造成了对生活空间的‘殖民化’。这样的环境在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之时，也消除了个人化的传记经验，人的地方性意识、某种归属感和属性的形成也将会逐渐解体”（《星星》诗刊 2005 年第 10 期，《诗歌：作为一种微观地理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理解这种诗人的地理强调。雷平阳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原载《天涯》，后《诗刊》2005 年第 10 期转载）出笼以后，将诗和地理的关系推向了绝境。对这首诗针锋相对的截然相反评价，相当于将一座刚刚开始采掘的好端端的富矿提前毁灭了。这是一首每一个数字、地名、河流名称都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完全可以用作地理学资料的诗，是一首没有任何修辞的零度写作，也可以说是为争议提供了最好靶子的作品。现在我也不好判断，这样一种走向是不是受到惠特曼的《从巴门诺克出发》一类诗的影响。也有一些诗人把城市当作是人类心灵的第二躯体，在诗歌中将地理和历史结合起来，读来非常别致。像姚风的《南京》：“细雨蒙蒙，我又来到了南京 / 法国梧桐仍用汉语交谈 / 雨花石似乎已经干净 / 坐在街边的水盆中，睁

大缤纷的眼睛 // 我喜欢南京喜欢和这里的朋友聚在酒吧 / 谈一谈祖国、诗歌和女人 / 但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或同罹者的后代 / 从未跟我谈起历史”（《天涯》 2005 年第 4 期）。诗人通过几个词语的精心选择，漫不经心地将现实和历史缀连在一起。南京既是地理意义的南京，也是历史意义的南京。城市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又如李森的《在北京》：“在祖国的心脏，人民的心窝里 / 我遇见了几个诗人 / 一个是树才，一个是侯马，一个是莫非 / 树才比较温柔，侯马绵里藏针,莫非义愤填膺 / 他们的工作刚好符合各自的性格特征 / 一个是副研究员，一个是团政委，一个是公司职员 / 三位诗人啊，我心仪已久，见面真不容易 / 祖国太大，你们住在首都在心脏 / 我来自边疆的云南昆明，靠近肛门 / 我的诗写得不好，但还要请你们多多宣传 / 诗歌江湖上的事情，你们就多费点心吧 / 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也爱你们”（《诗歌月刊》 2005 年第 11 期）。这首诗抓住了由意识形态强加给城市的中心和边缘定位的不平等性，以调侃的语气将其消解。类似人体器官的险词的运用，的确宣泄出压抑已久的愤懑。

〔新表现〕诗坛沧桑，早年功成名就的诗人大部分已阔别诗歌，余下的一小部分基本属于勉力维持，总让人感觉是好汉当年、明日黄花。不过高手毕竟是高手，真露脸的话到底不同凡响。几年来，这其中状态颇佳当首推严力。此兄虽在大洋两岸飞来飞去，功夫却愈发老到。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勇于直面诗人们视为畏途的当下生活，爆发力十足地深入虎穴，大有斩获。他的近几年的作品洋溢着世纪初情绪：“读吧 / 各种各样的合同与账单 / 装订出来的当代乐谱 / 生活的歌终于比过去的世纪更加惊心动魄 / 生活原来有着如此多元的支付欲望的能力 / 读吧 / 千万颗沙粒组成的器官 / 需求那一张张严肃者用来打磨科技的砂纸”（《2002 中国最佳诗歌》，第 194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2 月版）。他热衷于运用词库里新词的搭配组合造

成奇特的碰撞，在滚滚红尘袭来之时，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冲浪者。要想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仿佛也是严力的信条。他一边来者不拒地去迎接高科技、市场化、地球村带来的五光十色，一边用及时更新的杀毒软件进行扫描，使他的作品彻底告别了农耕时代、工业革命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也许扑面而来的骤变，既给人感官造成过分的刺激，同时也导致诗人在亢奋状态下，只能依赖情绪的波动。这大约是严力的《一代电脑迷的宣言》、《迅速》等作品为什么留给读者诗人被流行事物所裹挟的印象的原因，冲击力固然重要，过后还得留下点余音才好。《树和家具》就解决得很好，作者在这里找到了高速变化着的现实的某种微妙，展现出世界的两面性。“树是还在继续翻弄自己内心的家具 / 家具是修改了自己外形的树”（《诗潮》2005 年第 1－2 期）。生活的改变也意味着对世界的扭曲。这使我想起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在《烟斗随笔》写到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和作家三岛由纪夫为电视台做一个对谈，一开始三岛发问：听说团先生最近乘坐了航空自卫队的 F104 战斗机？团先生边回答：是的，边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看着三岛的表情。因为邀请团先生乘战斗机的正是三岛。这样的对话是完全滑稽的表演，而现代大众传媒就是这么回事。翟永明有一首题为《雏妓》的诗，是她看到报纸上的一个关于一个雏妓的报道后而写：“部分的她只是一张新闻照片 / 十二岁　与别的女孩站在一起 / 你看不出　她少一个卵巢 / 一般说来　那只是报道 / 每天　我们的眼睛收集成千上万的资讯 / 它们控制着消费者的欢愉 / 它们一掠而过‘它’也如此 / 信息量　热线　和国际视点 / 像巨大的麻布　抹去一个人卑微的伤痛 // 我们这些人　看了也就看了 / 它被揉皱　塞进黑铁桶里”（《东北亚》1995–2005 特刊）。在铺天盖地的消费时代对个人的忽略不可避免，更不可思议的是传媒还要贪婪地将弱势群体的痛苦转化成眼球经济，面对这样的残酷，谁又都无能为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族〕2005 年由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杂志编发了厚厚的一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目睹这样一个选本，我的感觉有些复杂。我能理解编者的良苦用心，知道它是新世纪诗歌多元化或多样化的一个标志。也明白在世界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既存在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霸权强势，在国家的内部也不可避免地会将少数民族的文化边缘化。在这本诗选中至少透露出两种倾向，一种是由对本民族文化存在的危机感而产生的恐惧心理所主宰，过度从主观角度出发，把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成分无节制地进行铺排，极力制造神神秘秘的宏大；另一种倾向是并不在意个人的民族身份，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和自己的民族无关，去掉名字前的民族标记，和一个普通汉语诗人毫无区别。由此可见民族因素如何由诗歌承载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80 后〕不管这是有多少争议又怎么别扭的命名，它都代表着一个无可忽视的现实，80 后诗人的创作越来越加重了分量。直觉和才气是他们的资本，灰暗是他们作品的主色调，冷漠是他们的基本情绪。“必须有寒冷 / 十九岁有十九岁的寒冷”(刘丽朵《寒冷》《2004 中国最佳诗歌》)。成长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合理过程，还不如说是他们先把自己的内心搅乱然后走向叛逆。“我多年背着你绝食 / 我在男人那里得到成长”。“不要苛求我完整，我会把自己戳破 / 让雨水和风雪自由地经过 / 带着杂草的品质，贴近大地 // 你不是我的天堂，我不是我的地狱 / 一个人没有来龙去脉 / 你和我，两个人　却不是我们”（苏瓷瓷《我们——给妈妈》，《丑石诗报》2005 年 4 月）。他们拒绝伦理意义上的温情脉脉，厌倦冠冕堂皇的价值观，不断地寻找一切可能的冒险机会，拿青春作为明天的赌注。“它埋在我的身体的左侧 / 时刻发出声响 // 我似乎已经习惯 / 把它当作心脏（张进步《定时炸弹》，《诗歌月刊》2005 年第 2 期）。恐惧和不安缠绕着这年轻的一群，年龄只供他们饮

鸩止渴，这张信用卡反复被他们透支，“直到把自己/当成了水上的木头”（张进步《漂》，《诗歌月刊》2005年第2期）。未来带给他们的想象笼罩在十分悲观的期许里，“一直在假设中，他们说的年龄/会像树一样衰老，砍伐，遗忘”（郑小琼《或者，他们说》，《佛山文艺》2005年第6期）。甚至他们会让意识逼近死亡，“都说了雨会停的/电也会停/我们两个最后也会停下来/像一对骷髅那样嘤嘤啜泣”（AT《停》，《诗歌杂志》2005年第1期）。他们迷恋这种阴森森的比喻，连词语的选择本身也浸透着发泄。爱情更是像玻璃器皿般易碎，而且那碎片还会再来反复刺痛他们。“爱情减去现实等于负数”（许琳琳《爱情故事》，《赶路诗刊》2005年第2期）。“我完全赞同你今夜的提议/让我们狠狠地将彼此伤害”（方石英《让我们永不相见》，《星星诗刊》2005年第7期）。他们是“听盗版的CD,看盗版的书,身心投入地享受盗版的爱情”，行走在人生边上的一代。他们的诗也许现在还不需要技巧和成熟，先让这些野草简单地生长着吧，少有什么园丁之类也许更好。

〔生态〕与生态相关的诗歌近几年好像在逐渐增加，不过未见有多少新的超越，大多停留在对污染的批判，对人与自然和谐的渴求，对人类狂妄行为的反思，应该说都属于浅尝辄止，看不出新的亮点。这种不尴不尬的状况，有点令人进退两难，一时半会儿恐怕还得在原地徘徊。

〔生存中写作〕这个由打工诗歌演化而来的概念赋予这类写作以更丰富的内涵，姑且不再用现实主义、新写实之类的说法，但对底层为求生存而摆脱不了的苦难的警觉，是这类诗的共同起点。不管是切肤之痛，还是感同身受，在这个方向上的创作，必须留意避免陷入表面化的桎梏。在编选《2001年中国最佳诗歌》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张守刚等人的打工诗，他的《从坦洲到中山》所描摹的打工者的处境,那种粗粝、委琐、窘迫会交织在一起拷问已摆脱了生活困境的人。今日的中国是世

界上最立体化的所在，前不久，沸沸扬扬的孙大午“鞋套事件”，其冲突是中产阶级社会里如何进入高尚生活的问题。而那些为温饱在挣扎的人们面对的完完全全是与上流社会反差极大的情形。他们“不想进城又无处可去”（张觅《不想进城》，《莽原》2005 年第 5 期），他们“早已厌倦工业生活 / 很想逃离工作区的掌心 / 那些厂房却紧紧拥抱着他 / 让他找不到出逃的路”（张守刚《工业区命运》，《四川文学》2005 年第 10 期）。他们不光要忍受日常的煎熬，就连春节回家的温馨之旅也不得不坐在闷罐车里“像牛群一样闷声不语”（宋小贤《乘闷罐车回家》，《花城》2005 年第 3 期）。

另有一些在写作中生存的诗人，当然，他们之中有的人也许若干年前也曾有过底层经历，不管怎样，他们的人文关怀总还算发自内心。在 2005 年之内，光有关矿难的诗就出现好几首，这也称得上难能可贵了。蓝蓝的《写给矿工》当为佳作：“一切过于耀眼的，都源于黑暗。// 井口边你羞涩的笑洁净、克制 / 你礼貌，手躲开我从都市带来的寒冷。// 藏满煤屑的指甲，额头上的灰尘 / 你的黑减弱了黑的幽暗；// 作为剩余，你却发出真正的光芒 / 在命运升降不停的罐笼和潮湿的掌子面 // 钢索嗡嗡的绷紧了。我猜测 / 你匍匐的身体像地下水正流过黑暗的河床 // 此时，是我悲哀于从没有进入你的视线 / 在词语的废墟和熄灭矿灯的纸页间，是我 // 既没有触碰到麦穗的绿色火焰 / 也无法把一座矸石山安置在沉沉笔尖”（《今朝》2005 年第 3 期）。这首诗好就好在它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不停地进行着自我的反省、忏悔，给予生命价值更本质的判断。

在做以上描述后，我知道这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捡拾，权当是个人的读诗笔记。新世纪的诗歌还在路上，让人们拭目以待的那一切还正在缓慢展现，大家耐心地等着吧。

2005 年 12 月 20 日

目 录

序 …… 宗仁发

苏瓷瓷 我 们 …… (1)
给我的小女儿 …… (1)
你的名字 …… (2)
下雪了 …… (3)
抑郁症患者 …… (4)
2004 年 8 月 1 日 …… (5)
夜晚，我站在你身后 …… (6)
张进步 一 闪 …… (7)
定时炸弹 …… (8)
雨水之章 …… (8)
待罪之章 …… (9)
肖 铁 变 迁 …… (10)
鸟笼在叫 …… (11)
收 藏 …… (13)
许琳琳 爱情故事 …… (15)
在诗歌朗诵会上偶遇旧情人 …… (17)
动 手 …… (18)
郑小琼 记 梦 …… (19)
或者，他们说 …… (19)
三米深 大风吹 …… (21)
从 前 …… (22)
石 头 …… (22)

老了时间　2006 或其他 …… (24)
A T　关于一切平静的事情 …… (25)
停 …… (26)
水晶珠琏　美　慕 …… (27)
吾同树　在东莞 …… (28)
人才市场的盒饭 …… (29)
海上的黑蝴蝶 …… (29)
我的第一笔稿费 …… (30)
八　零　望　月 …… (32)
刘丽朵　蚁 …… (33)
方石英　让我们永不相见 …… (34)
婷　子　从八天前 …… (35)
记一次出行 …… (36)
朵　孩　对面的女孩 …… (37)
汪鹏飞　夏天，开始撒谎 …… (38)
猜火车 …… (39)
唐不遇　我寻找一切貌似鸟的东西 …… (42)
真　相 …… (42)
蓝　野　行行重行行 …… (44)
卢卫平　多　少 …… (49)
一只乌鸦从头顶飞过 …… (50)
空　碗 …… (50)
标点符号 …… (51)
矿难消息 …… (52)
二　手 …… (53)
宋晓杰　有一个日子在所有的日子中藏着 …… (56)
我喜爱过平常的日子 …… (57)
夜行列车…… …… (58)
路　也　娇　惯 …… (59)

木 梳 …… (60)
傍 晚 …… (61)
李见心 生 活 …… (62)
脸上建筑 …… (63)
速 记 …… (65)
李轻松 跟孤独散散步 …… (66)
我不在这儿 …… (67)
生活的低处 …… (68)
说吧，说吧 …… (70)
李元胜 回 答 …… (72)
尘埃之想 …… (72)
必 须 …… (73)
韩少君 两个木匠 …… (74)
看妻子铲雪 …… (75)
李小洛 他说起一头狮子 …… (76)
我不喜欢世界上的那些风 …… (76)
只有最后的一颗眼泪了 …… (77)
傍晚的时候 …… (78)
蓝 蓝 写给矿工 …… (80)
江一郎 火车不会再来 …… (81)
南京已经下雪 …… (81)
沈 杰 情色·卢浮水鸟 …… (83)
非 亚 每天的一些记录 …… (85)
安 琪 夜晚降临 …… (86)
树叶在北京 …… (86)
梁积林 到达肃南 …… (88)
山 中 …… (88)
鲁西西 包 袱 …… (90)
刘 春 生活，或者葵花 …… (9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